

GEORGE

乔治·桑情爱小说

梁守锵 黄亚治 梁晨译

威尼斯女歌手

(康素爱萝)

下 册

SAND

花城出版社

罗国林 主编

乔治·桑情爱小说

梁守锵 黄亚治 梁晨译

威尼斯女歌手

(康素爱萝)

下 册

威尼斯女歌手

(康素爱萝)

(上、下)

[法]乔治·桑 著

梁守锵 黄亚治 梁晨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永福路44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2.875印张 2插页 770,000字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套

ISBN 7-5360-2819-9

I·2408 上下册定价:4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五十九章

康素爱萝十分感动：这种感情表白在她看来是恢复了自己的名誉，使她的心得到平静。在这之前，她常常担心自己凭着义气和勇敢行事过于鲁莽；如今她的行为得到了认可和回报。她的欢乐的眼泪和老人的眼泪融汇在一起，他们两人长时间一直都激动得无法继续谈话。

可是康素爱萝还并不理解对她所提出的建议的意思，而伯爵则认为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把她的沉默和眼泪视为同意和感激的表示。在激动过后，他对她说：

“我去把我儿子带到您的脚下，他听到自己是多么幸福，一定会同我一道祝福的。”

“请别走，老爷！”康素爱萝被事情这样的急剧发展弄得目瞪口呆。“我不明白您要求我什么。您赞同阿尔伯特伯爵对我表示的爱慕和我对他的忠诚。您给我以信任，您知道我是不会辜负您的信任的；但是我怎能立誓把我的一生献给如此微妙的友谊呢？我看出来您打算靠着时间和我的理智来保持您高贵的儿

子的精神健康，来平息他对我强烈的爱慕之情。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长期具有这样的力量，另外，即使同一个情绪这样狂热的人保持亲密关系并无危险，我也不能自由地把我的生命献给这个光荣的任务。我不属于我自己！”

“噢，天哪！您说什么，康素爱萝？您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或者您刚才对我说您是自由的，您心无所属，没有婚约，没有家庭，这些都是骗我的？”

“可是，老爷，”康素爱萝惊诧不已，“我有一个目标，一个志向，一个职业。我属于艺术，我从小便献身艺术了。”

“您说什么，伟大的主啊！您想重返舞台吗？”

“这，我不知道，可我刚才肯定我不想重返舞台，这说的是实话。在这个风狂雨骤的职业中，我经受到的惟有可怕的痛苦；但是我感到，如果我保证放弃这个职业，这又未免轻率。这曾经是我的命运，也许在预计的未来中，我也无法逃脱这个命运。不管我是重返舞台，还是教课和开音乐会；我都是，也应该是女歌手。再说，我又能干什么呢？我在哪里能找到独立呢？我的性情热衷于这项工作，渴望这类的激动，我要让它用于何处呢？”

“噢，康素爱萝，康素爱萝！”克里斯蒂安伯爵痛苦地大声说，“您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话！我以前以为您爱着我的儿子，如今看来您并不爱他！”

“要是我万一以应有的激情去爱他而放弃我自己，老爷，您会怎么说？”康素爱萝也不耐烦地大声说起来。“您是不是认为，一个女子绝对不可能对阿尔伯特伯爵产生爱情的？因为您不是要求我永远同他在一起吗？”

“怎么！难道我没有讲清我的意思，或者您认为我发疯了，亲爱的康素爱萝？难道我没有为我儿子向您求婚吗？难道我没

有把一个合法的而且肯定是体面的婚姻置于您脚下吗？如果您爱阿尔伯特，您无疑会与他生死与共，从这幸福中，找到对您失去荣耀和成功的补偿！可是您不爱他，因为您认为不可能放弃您称之为命运的东西。”

好心肠的克里斯蒂安没想到，这番解释已经晚了。这个年迈的领主为了他儿子的幸福，牺牲了他所有的人生观，他阶级的所有原则，这是交织着恐惧和极端厌恶的感情的；他同阿尔伯特和他自己进行了长时间痛苦的斗争后才同意了这种牺牲，可是，要从他心里把对一个如此可怕的行动的绝对批准说出来，是不可能轻松地做到的。

康素爱萝预感到或者说猜测到这一点，因为当克里斯蒂安显出放弃要她同意这门亲事时，在这老人的脸上的确不由自主地露出了一种夹杂着某种奇怪的惊愕的快乐表情。

康素爱萝一刹那间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于是一种也许有点过于只顾自己的自尊心使她嫌弃别人向她提出的亲事。

“您想要我做阿尔伯特伯爵的妻子！”她说道，心里对这样奇特的建议还有点茫然。“您同意把我称为您的女儿，让我拥有您的姓氏，把我介绍给您的亲戚朋友吗？……啊！老爷！您多么爱您的儿子呀，您的儿子应当多么爱您才对！”

“康素爱萝，如果您觉得这样做是出于极大的慷慨，那是因为您无法怀有这样的慷慨之心，或者是因为您认为这个对象不配得到它。”

康素爱萝用手掩住脸，静思了一会，说道：“老爷，我以为是在做梦。即使我敢于接受您出于父爱而作出的牺牲，可我一想起一生所遭受的侮辱，就油然产生了自尊心。”

“康素爱萝，如果父亲和儿子都用婚姻和家庭来保护您，谁敢侮辱您呢？”

“那么姑母呢，老爷？姑母在家里是真正的母亲，她看到这件事不会感到脸红吗？”

“如果您答应委屈求全一点，她自己也会同我们一道祈求的。人性皆有弱点，不能要求过高。情人和父亲会受被拒绝的屈辱和痛苦。我姊姊是不敢拒绝的。但是，如果我们确信此事能够成功，我们会让她拥抱着您的，我的孩子。”

“老爷，”康素爱萝颤抖着说，“阿尔伯特伯爵有没有对您说过我爱他？”

“没有！”伯爵答道，骤然想起一件朦胧不清的事使他一惊，“阿尔伯特对我说过，障碍在您心中，这话他对我重复了上百次，我无法相信。我认为您这种出于正直和敏感的矜持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想如果使您摆脱了顾忌，我能得到您的允诺，虽然您拒绝了他。”

“对于我们今天的散步，他对您说了什么？”

“只有一句话：‘试试看吧，父亲；要知道她不肯以心相许究竟是出于自尊心还是嫌弃，这是惟一的办法。’”

“唉，大人，要是我对您说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您对我会怎么想？”

“那我会认为这是出于嫌弃，我亲爱的康素爱萝。啊！我的儿子，我可怜的儿子！他的命运多么可悲呀！他爱上了、也许以后也就这么一次爱过的惟一女子，他却得不到她的爱！我们还没经历过这么大的不幸啊！”

“啊，主啊！您一定恨我，老爷！您不理解，您牺牲了您的自尊心时，我的自尊心却仍在抗拒着。您会觉得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子的自尊心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请相信，我的心里此时正进行着一场战斗，其激烈程度不下于您刚才取胜的那场战斗。”

“我理解。夫人，别以为我不重视廉耻、正直和无私，因而也不尊重建立在这些宝贵品质上的自尊心。但是，父爱能够战胜的东西（您可以看出我是完全推心置腹地同您说话），我想一个女人的爱情也能战胜。好吧，即使阿尔伯特的一生，您的一生和我的一生，像我所设想的那样，要与社会的成见战斗；即使我们三个人，还有我的姊姊同我们一道，会因此长期备受痛苦，难道在我们的相互体贴中，在我们的肝胆相照中以及在我们所结出的忠诚之果中，没有什么东西会使我们比这整个社会的人更加强有力吗？伟大的爱会减轻这些在您看来对您自己和对我们十分沉重的损害的。这种伟大的爱，您狂热地、战战兢兢地在您心灵深处寻找，可您没有找到，因为您心中没有这种爱。”

“好吧，对，问题就在这里，整个问题就在这里，”康素爱萝将手重重按在心上说；“其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也一样，也有偏见；您的例子向我表明，我的责任是要把这些偏见踩在脚下，要像您一样伟大，一样英勇。别再谈我的厌恶，我毫无根据的羞耻了。甚至也别再谈我的未来，我的艺术了！”她深深叹了一口气，又说道：“我连艺术都可以抛弃掉，如果……如果我爱阿尔伯特的话。因为这正是我要知道的。请听我说，老爷。我上百次寻思过此事，但从来没有心安理得的感觉，这种放心感只有您表示赞同之后我才会有。当此事在我眼中还是一种疯狂、一种罪行时，我怎能严肃地询问我自己呢？现在我觉得可以认识自己，作出决定了。我请求您给我几天时间静心想一想，弄明白我对他的这种耿耿忠心，我对他的美德的这种无比尊重，他的话语引起我的这种强烈的好感和对我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力，究竟是出于爱情还是出于赞赏。因为我感受到这一切，老爷，而这一切在我心中受到了抵制，那是由于一种难以说清的

恐惧和深深的忧愁。我全都对您说吧，噢，我高贵的朋友，是由于对一种爱情的回忆，这种爱情虽不那么热烈，但更温馨甜蜜，一点也不像现在这样。”

“您真是奇特而又高尚的姑娘！”克里斯蒂安感动地说，“您的话里和您的思想里有多少智慧和怪想法呀！您在许多方面像我可怜的阿尔伯特，而您激动不安和变化不定的感情使我想起了我的妻子，我高贵而又美丽、但是忧郁的汪达！……噢，康素爱萝！您唤醒了我心中一个非常温柔但非常辛酸的回忆。我要对您说：克服掉这些犹豫不决，战胜这些厌恶感；用美德，用崇高的心灵，用同情，用出于虔诚而炽热的慈悲心的力量去爱这个热爱您的可怜人吧，他或许使您不幸，但他的命是您救的，他一定要让您获得上天的好报！您使我想起了他的母亲，她是出于义务和友谊而嫁给我的！我是个腼腆、温厚的普通男子，她对我不可能有那种燃烧起她的想象力的热情。她对我自始至终都忠实而宽宏，可是她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唉！她的爱使我快乐，又使我如受酷刑；她的坚贞使我骄傲，又使我悔恨交加。她劳累而死，我将永远为此心碎。现在我是个无用的、平凡的、虽生犹死的人，康素爱萝，您别感到奇怪，那是因为我受的痛苦无人理解；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可我今天颤抖着告诉您。啊！与其劝您答应作出这样的牺牲，与其鼓励阿尔伯特接受这种牺牲，我宁愿在痛苦中死去，我宁愿让我的儿子立即听凭命运的安排！我太了解勉为其难和抑制别人难以满足的需要，会付出多大的代价！”老伯爵把康素爱萝紧搂在自己抽动着的前胸，以父爱之情吻着她的额头，补充说道：“您慢慢去想吧，我的孩子。这样一切都更好些。如果您要拒绝，阿尔伯特事先已经忐忑不安，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不会垮下来，就像他今天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时所表现的那样。”

他们这样约定之后便分手了；康素爱萝悄悄溜进走廊，生怕遇到安佐莱托，躲进自己的房间，她激动和疲乏得精疲力竭了。

起初，她想休息一会，使心情恢复必要的平静。她觉得自己太累了，便向床上一躺，她很快便感到自己瘫软了，不仅不能恢复体力，反而更加难受。她本想一边想着阿尔伯特，一边睡着，以便通过睡梦的神秘启示，把对阿尔伯特的看法考虑成熟，因为我们都认为在睡梦中有时能够对萦回于脑际的事情找到具有预言性的感觉。但是她在好几个小时里所做的断断续续的梦中，眼前不断出现的总是安佐莱托，而不是阿尔伯特。她梦见的总是威尼斯，总是米内里大院，总是她那平静、愉快而富有诗意的初恋。而每当她醒来想起阿尔伯特，便联想到阴森森的岩洞，提琴声由于寂寥的回音而百倍凄切，召唤着那些死者，并在兹丹科的新坟上如泣如诉。想到这些，害怕和悲愁便涌上心头，把爱情的冲动拒于心灵之外。别人提供她选择的未来，在她看来只是呈现于阴冷的黑暗和血淋淋的幻象之中，而往事则是绚丽多彩，使她胸怀开阔，心跳不已。当想象着过去时，她仿佛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空间回荡，响彻大自然，升向苍穹，飘荡扩展，乃至无垠；而当她回想起岩洞里那古怪的提琴声时，她的声音便变得空洞、暗哑，就像垂死者嘶哑的喘息声消失于大地的深渊之中。

这些迷离恍惚的梦魇使她疲乏至极，她起床想把它们赶走。这时钟敲了第一声，告诉她过半个小时就要开晚饭了，她便着手梳妆，同时继续沉浸于同样的各种想法之中。但真是怪事！她平生第一次这么仔细地对镜端详，关注着自己的发式和打扮，而没有更多考虑严肃的问题，并去寻求解决。她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想变得漂亮起来。这并不是为了引起这两个

情敌的欲望和妒忌，她才感到有这种爱俏的冲动，她只想到而且也只能想到一个人。阿尔伯特从来对于她的容貌不置一词。他激情迸发时也许认为她比实际的长相更美，但是他的思想如此高尚，他的爱情如此伟大，生怕如果用情人迷醉的眼睛或者用艺术家审视的满意神情来瞧她，便会亵渎了她。在他看来，她总是裹着一层云雾，他的目光不敢逼视，他的思想上总觉得这云雾四周有一个耀眼夺目的光轮。不管她漂亮与否，她在他眼里总是一样的。他曾见到她脸色惨白、骨瘦如柴，委顿憔悴，在死亡中挣扎，更似幽灵而不像个女子。他当时曾经细心而焦虑地从她的面容寻找或多或少令人害怕的病状，可他并没有看到她是否有时显得丑陋，她的长相是否会令人害怕和厌恶。当她恢复了青春的光彩和生命的活力时，他也看得出来她是变美了还是变丑了。她无论是生是死，对他都是一切青春活力、一切崇高表现、一切独一无二和无可比拟的美的完美典型。所以康素爱萝在对镜打扮时根本就没有想到他。

可是，安佐莱托是多么不同啊！他琢磨她丑不丑的那一天，他是多么细心留意地看着她，对她评头品足，在想象中细加分析！他是多么满意她身上最细微的动人之处和她为了讨人喜欢所做出的最微小的努力！他是多么熟悉她的头发，她的臂膀，她的脚，她的举止，使她面容变美的颜色，甚至她衣服上最细小的皱褶！他曾经多么激动热烈地赞颂她！多么欲火中烧可又忧郁无奈地凝视着她！贞洁的姑娘当时还不了解自己为什么怦然心动，她一直不愿去了解，可是一想到她要再出现在他面前时，便感到心房又那么强烈地扑扑乱跳。她对自己不耐烦起来，因羞耻和恼怒而脸红，尽力想为阿尔伯特一个人打扮得漂亮些，可是她寻找的却是安佐莱托喜欢的发式、丝带，甚至眼影。“唉！唉！”她梳妆完毕，依依不舍地离开镜子时，心想道：“我真的

只能想着安佐莱托，过去的幸福比现在对他的蔑视和另一个爱人的许诺的确对我更有吸引力！我徒劳地考虑着未来，可没有他，这未来只能给我以恐惧和绝望。但是同他在一起又会怎样呢？难道我不明白威尼斯的美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之间的天真无邪已不再存在，安佐莱托腐败的心灵已无可救药，他的爱抚会玷污我，而我的一生会因耻辱、妒忌、害怕和懊悔而时时刻刻在烦恼中度过？”

经过这样严厉地质问自己，康素爱萝意识到她不能欺骗自己，她对安佐莱托并没有最隐秘的欲念。她现在已不再爱他，想到将来，她害怕他，而且几乎憎恨他，因为将来他只会越来越堕落；但是过去她是这样爱他，乃至她的心灵和她的生命都无法与他分开。今后他在她面前只是一幅肖像，使她想起一个曾经爱过的人和欢愉的日子；犹如一个寡妇避着新夫婿，偷看前夫的肖像一样，她觉得死者在她心中比另一个人更加活生生。

第 六 十 章

康素爱萝思想高尚，判断力强，不会不明白，这两个人对她的爱情中，最真实、最崇高、最可贵的，毫无疑问是阿尔伯特的爱情。所以，当她又同他们在一起时，她最初认为已经战胜了她的敌人。阿尔伯特深沉的目光似乎看到了她心灵的深处，他伸出正直的手，用缓慢而有力的紧握，告诉她他知道她与克里斯蒂安谈话的结果，他顺从而感激地等待她的判决。事实上，阿尔伯特所得超过所望，比起他所担心的结果，她的犹豫不决，对他来说，就是甘之如饴了。他和安佐莱托的狂妄自大真有天壤之别。相反，安佐莱托下定了决心。他差不多猜出了自己周围所发生之事，决心寸步不让地进行战斗，哪怕别人要把他推出门外。他那潇洒自如的态度，他那大胆嘲讽的目光，使康素爱萝深深厌恶，当他厚颜无耻地走上前来，向她伸出手时，她扭过头去，拉着阿尔伯特伸来的手，在桌旁坐下。

像往常一样，小伯爵坐在康素爱萝对面，老克里斯蒂安让她坐在自己左边，阿美莉从前坐的位子上，阿美莉走后她一直

坐这个位子。可是非发愿修女没有让司祭坐在康素爱萝左边，却邀请那个自称兄弟的人坐在康素爱萝和司祭中间，这么一来安佐莱托辛辣的挖苦话便能低声传入姑娘的耳朵，而他那放肆的俏皮话便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触怒老教士——他已经这样做过了。

安佐莱托的计划十分简单。他预感到这家人是反对这门预定的亲事的，他想使自己在这一家人眼中显得令人讨厌、无法忍受，用他粗鲁的语调、放肆的神气和不得体的话语，让他们对康素爱萝的亲戚朋友产生最恶劣的看法。他思忖着：“咱们走着瞧吧，看他们能不能咽下我给他们送上的这个兄弟。”

安佐莱托是个才华不足的歌手和平庸的悲剧演员，但却具有好喜剧演员的本能。他在上流社会阅历颇深，很能模仿上流人士的优雅举止和风趣谈吐；但这个角色只会促使非发愿修女容忍那个未婚妻的微贱出身，于是他扮演相反的角色，这对他更自然，因而也更容易。他确信汪塞丝拉娃尽管固执地只讲宫廷语言德语，只谈正统思想的事情，可对他用意大利语说的话，却是一个字也不会漏掉的，便天南地北、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狂饮匈牙利美酒，他久经最烈性的酒的锻炼，却假装不胜酒力，让人看起来像个嗜酒的醉鬼。

他的计策大获成功。克里斯蒂安伯爵对他滑稽的俏皮话先是宽容地笑了起来，很快便只是勉强地微微一笑，他靠着完全贵族老爷的文雅风度和全部父爱感情，才没有叫他高贵儿子未来妻子的兄弟放规矩些。司祭气得好几次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用德语嘀咕了几句话，仿佛在念驱魔咒。他这餐饭全被扰乱了，他平生吃饭还从没有这么不开心过。非发愿修女带着强忍住的蔑视和狡狴的满意神情听着他客人的全部放肆言词。每听到一句新的粗话，她便抬起眼睛看看她的兄弟，好像要让他作证似的。

善良的克里斯蒂安低下头，相当笨拙地说出一个想法，竭力要转移听众的注意力。这时非发愿修女瞧着阿尔伯特，但阿尔伯特毫无表情，似乎既没看到也没听到这个兴高采烈但令人讨厌的客人在说话。

所有人中受压抑最痛苦的，无疑便是可怜的爱素萝了。起先，她以为安佐莱托在放荡的生活中沾染了这些古怪的举止和这种厚颜无耻的性格，她以前没见过他有这一切，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她面前这样表现过。她又气愤又难受，差一点要离席而去。但当她看出这是在耍骗人的花招时，她恢复了与她纯洁端庄的品性相符的镇定。她不参与这个家庭的秘密和爱恶，不用阴谋诡计来取得别人要给予她的地位，她一时一刻都没有因这种地位而产生野心，她觉得自己磊磊落落，无惧非发愿修女的暗地指责。她很明白，也看得很清楚，阿尔伯特的爱情和他父亲的信任能够经得起这卑鄙的考验。安佐莱托卑劣而恶毒的报复激起了她的蔑视，使她变得更为坚强。她的目光同阿尔伯特的目光只相遇一次，两人便互相了解了。爱素萝目光说“同意”，而阿尔伯特的目光答道：“不管发生什么事！”

“事情还没定局呢！”安佐莱托低声对爱素萝说，他发现了他们的目光，下了这样的评语。

“您为我做了许多好事，”爱素萝答道，“我感谢您。”

他们用威尼斯方言低声说话，这种方言说得很快，似乎只由元音组成，而且字母常常省略，甚至住在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意大利人，第一次听到也很难听懂。

“我想象得出，你这时憎恨着我，”安佐莱托接着说，“你自以为肯定会永远恨我。可你不会因此而逃脱掉我的。”

“您自我暴露得太早了，”爱素萝说。

“可并不太晚，”安佐莱托接口道。他又转向司祭：“好吧，

Padre mio benedetto,”^①说着推了推他的肘子，使得司祭举到嘴边的酒一半洒到了领巾上，“更勇敢些喝这美酒吧，它同神圣弥撒时的酒一样有益身心！”他又举杯向老克里斯蒂安说：“伯爵老爷，您在您的那边摆着一个黄色的水晶瓶，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我敢肯定，我只要喝一滴瓶里的玉液，就会变成半仙了。”

“留神点，我的孩子，”伯爵终于开口了，一边把戴满戒指的瘦削的手放到开口的瓶颈上，“老人的酒有时会封住年轻人的嘴。”

“你生起气来漂亮得像个淘气的小妖精，”安佐莱托用纯正清脆的意大利语对康素爱萝说，声音响得所有的人都听得见。“你叫我想起了加卢皮的《魔女》，你去年在威尼斯演得好极了。——啊，对了，伯爵老爷，您想把我妹妹长期关在您的蒙着丝罩的金丝笼里吗？我提醒您，这是一只唱歌的鸟，要不让这种鸟唱歌，它很快就要掉羽毛的。我想象得出，她在这里非常幸福；可是她曾经使得观众目眩神迷，现在这些观众正在那里大叫大喊要她回去呢！至于我，即使您把您的姓氏、您的府堡、您酒窖里的酒，再加上您这可敬的司祭都给我，我也不会放弃我的油灯，我的厚底靴和我的花腔滑音的。”

“那么，您也是喜剧演员啰？”非发愿修女用轻蔑生硬的口气问道。

“喜剧演员，也是小丑，为您效劳，尊贵的夫人，”安佐莱托若无其事地说。

“他有才华吗？”老克里斯蒂安问康素爱萝，平静的语气中充满温柔和关怀。

“一点没有，”康素爱萝以怜悯的神情看着安佐莱托。

^① 拉丁文，“神甫祝福我”。——译注

“如果是这样，那你是给自己抹黑，”安佐莱托说，“因为我是你的学生。”他继续用威尼斯方言说道，“不过我希望我有足够的才华，打乱你的好事的。”

“你只能坏你自己的事，”康素爱萝也用威尼斯方言说道，“坏主意玷污人的心灵，你这样做只能使你的心灵更加堕落而无法在别人心目中毁掉我。”

“我很高兴你接受挑战。那就比试比试吧，我的漂亮的女斗士！你把头盔的脸甲拉下来也没用，我看到你眼中闪烁着怨恨和害怕。”

“嘿！您从我眼中只能看到对您的深深悲哀。我本以为能够忘掉对您的蔑视，可您却千方百计让我回想起来。”

“蔑视和爱情往往是并存的。”

“并存于卑劣的心灵中。”

“并存于最高尚的心灵中；这在过去有过，将来也永远如此。”

整个晚餐就这样进行下去。饭后大家来到客厅，非发愿修女似乎决心要拿安佐莱托的放肆行为寻寻开心，便请他随便唱歌。他没有让人再请一遍，便用强壮的手指在古旧的羽管键琴发音已经不响亮的键上有力地练了练手指，然后唱起了一首雄健的歌曲，他曾用这首歌在朱斯蒂尼亚尼的小型晚宴上引起热烈的反应。歌词很轻浮，非发愿修女没有听出来，只对他歌唱时的热情感兴趣。克里斯蒂安伯爵对歌手优美的嗓音和惊人的挥洒自如不禁产生强烈的印象。他怀着纯朴的感情沉浸于谛听的愉悦之中。一曲唱完，他又请安佐莱托再唱一首。阿尔伯特坐在康素爱萝身旁显得根本不屑一听，没说一句话。安佐莱托想象阿尔伯特觉得自己终于在某些方面被人压倒而心里气恼。他忘记了他的计划是要用自己下流的曲子吓跑听众，而且他看